

## 马戛尔尼使团赠送乾隆礼品的心理期许与中英文化差异

彭勇 郑涵语

**摘要:** 1793年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访华是中英交往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影响至深且远,其不仅是19世纪中国与欧洲关系的基石,也是中国形象在欧洲转变的关键事件之一。英国使团访华所带来的英国人自以为傲的贺寿礼品,目的在于彰显英国的实力,从心理上折服乾隆君臣,为之后的外交谈判和打开中国市场增添筹码。但乾隆君臣对英国使团的定性、对英国贺寿礼品的评价以及英国使团在华的直接感受,凸显了清朝将英国使团纳入固有的“朝贡”外交模式与英国使团期许的欧洲条约外交体系的分野。礼品与贡品、钦差与贡使的表述差异,解释了清朝传统的朝贡体制和西方条约外交体系的冲突。清廷接待英国使团的规格和外交回赠礼品,彰显了清朝传统的外交礼仪程序及外交礼品观与英国外交为政治经济服务理念交锋与碰撞。

**关键词:** 礼品;中英交往;马戛尔尼访华

**中图分类号:** 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26)02-0146-09

梳理近些年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学者们主要探讨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原因和此次事件的后续影响。关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失败的原因,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将其归咎于清朝固守传统的“天朝”外交原则以及故步自封、自高自大的文化心态,并将此作为中英两大强国之间关系未能突破的根本原因。他们以批判的口吻认为这是中国落后的朝贡体制与西方先进的条约体系发生冲突的肇始,是传统与现代的交锋和碰撞<sup>①</sup>。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持批评的态度,认为这是西方一些学者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为后来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寻求道义上的借口<sup>②</sup>。国内一些学者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深入探讨了清朝对外交往的传统思想和礼仪规范的历史渊源以及其中合理性一面,跳出西方学者预设的陷阱,为此次事件做出了合理的解读<sup>③</sup>。但对于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所带来的贺寿礼品、乾隆回赠英国使团的礼品以及双方对待国礼前后态度的变化等问题,尽管也有一些

论著对此有所涉及<sup>④</sup>,但从心态史研究的角度,分析中英双方围绕这次外交活动所进行的各种努力以及期许,研究的论著还不是很多。本文尝试分析英使贺寿选择国礼的心理期许,乾隆回赠英国使团的礼品、乾隆君臣对英国国礼的态度,以及清朝接待英使的外交礼仪和英使的直接心理感知,剖析中英双方的心理因素,进而对之后中英关系的走向做出初步的探究。

### 一、英国使团礼品清单与心理期许

#### (一) 英国何以急于叩开中国的大门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欧洲列强攫取了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加速了全球统一市场的形成。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发起的工业革命,最终确立了资产阶级对世界的统治地位,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很快就成了世界霸主,“18世纪的英国是工业化的领头羊,而

收稿日期:2025-12-20

作者简介:彭勇,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郑涵语,男,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北京 100872)。

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格局也处于形成之中”<sup>[1]</sup>。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原材料、商品销售市场的需求为英国带来了空前繁盛的海外贸易,英国开始把殖民扩张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但是,当时作为英国在亚洲的贸易代表——东印度公司,在与清朝的贸易往来中,却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有人对1784—1794年十年间中英贸易做过分析,从其研究中可以看出,仅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广州进口的茶叶一项,1784年为68万担,1793年增加到148万担,1794年更增加到167万担,是10年前的2.5倍;同时,东印度公司销往欧洲的茶叶贸易利润也从11.5万镑(约33万两白银)增加到98万镑(约282万两白银),为10年前的8.5倍<sup>⑤</sup>。但从英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中,最主要的商品为毛织品,其他商品微乎其微。1785年,从英国输入中国的毛织品价值不到60万两白银,与中国输入英国的250多万两白银的茶叶相比,几不成比例。但到了1793年,情况大为改观,英国产品输华接近200万两白银,超过当年中国出口茶叶价值(近350万两白银)的一半<sup>[2]</sup>。中英贸易的发展,使英国看到了中国市场的无限潜力。为了扩大对华贸易和占据更大的市场,英国急需与中国建立官方联系,通过外交谈判扩大英国在中国的权益。英国人之所以有如此迫切的心理,主要是“自从英国初到中国开辟市场之日起,以及以后两国发生贸易关系以来,没有一件事情有助于改善英国人在中国的地位”<sup>[3]17</sup>,故英国政府决定“以大不列颠国王名义向皇帝本人遣使”,因此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具有非常明显的英国政府与商人利益双重代表的色彩”<sup>[4]</sup>。这是18世纪末英国急于叩开中国大门的经济动因。

此外,18世纪风靡欧洲的“中国热”,也对英国政府派遣使团产生了一定影响。马戛尔尼访华之前,英国人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完全受传教士的影响,他们对中国形象的认知完全被传教士的文本支配,“理想化”“智慧化”的中国形象使马戛尔尼们对中国充满着期待与向往,他们迫不及待想进入中国,实地考察之前传教士和旅行家们描述的中国真实情况,这或许是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访华重要的文化原因之一。

## (二) 英国使团献给乾隆的礼品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表面上是为乾隆80寿诞而来,是为了中英两国的友好和文化交流,实际上是带有强烈的外交和贸易诉求的,想通过外交活动、外交谈判达到英国政府想要达到的外交目的和市场诉

求。为了彰显英国政府对首次出访大清的重视,英国人可谓绞尽脑汁,在准备赠送乾隆寿辰的礼品上费尽心思、极尽铺张。在英国人看来,“向一个遥远国度首次派遣一个在外交编年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使团,就是要有尊严荣耀的形式”<sup>[5]</sup>。所以,既能代表大英帝国的“尊严”,又能体现大英帝国的“荣耀”,成为英国使团选购礼品的心理标准。

如何才能引起中国人的重视和中国皇帝的兴趣,外交礼品无疑是最直观、最关键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在当时使团成员乔治·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有直接的表述:“礼品的选择自不能不力求郑重以使其适应于这样一个崇高的使命。”“一切华而不实的奇巧物品更不应拿来充当这样隆重使命的礼物。英王陛下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只精选一些能够代表欧洲现代科学技术进展情况及确有实用价值的物品作为向中国皇帝呈献的礼物。两个国家皇帝之间的交往,礼物所代表的意义远比礼物本身更足珍贵。”<sup>[3]248</sup>为此马戛尔尼向熟悉中国情况的东印度公司高层咨询什么礼物可能引起乾隆皇帝的兴趣。时任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的邓达斯(Henry Dundas)在回复马戛尔尼的信中提出,使团献给中国皇帝的礼物,一定要让乾隆皇帝对“英国国王的智慧和正义”和“英国的财富与力量”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东印度公司高层向马戛尔尼建议,能反映大英帝国科技成就的科技仪器和工业革命成就的工业品或许能引起乾隆的兴趣,因为这些产品是中国没有的。马戛尔尼听从了建议,派人搜集和购买了当时英国工业重镇伯明翰、曼彻斯特及其周围城镇的工业品作为出使国礼的一部分。经过多方筹集,英国使团献给乾隆的礼物包括天文地理仪器、机器模型、钟表、图册、毡毯、武器、船只模型等19大宗、590余件,价值15610英镑,分装600箱随船运往中国。

根据有关文献,有学者专门对马戛尔尼使团筹备的贺寿礼品进行了研究归类<sup>[6]</sup>,主要有四类:一是展示英国乃至欧洲最新科学技术的产品。因为“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君主来说,能发挥实际而耐久作用的现代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东西,应当使他更感到兴趣”<sup>[3]37</sup>。二是天文仪器类。因为“天文学是素被中国尊重的一门科学,中国政府对它非常重视。最近的改良的天文仪器及最好的天体循环模型标本等物应当是中国人欢迎的礼品”<sup>[3]37</sup>。三是各种英国工业新产品。因为“英国名厂制造的增进人类生活方便和舒适的最新产品,也是一种很好的礼

物。它不但满足被赠送者在这方面的需要,还可以引起他们购买类似物品的需要”<sup>[3]37-38</sup>。四是体现英国软实力的文化艺术成就的产品。从英国访华礼品来看,马戛尔尼想通过赠送乾隆礼品表现出来的一些想法和要达到的目的,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首先是展现“英国的财富和力量”,其次是投乾隆皇帝欢心,最后是能够引起中国人购买他们产品的欲望。

首先,他们想展示“英国的财富和力量”,即英国硬实力,体现在武器装备类礼品上,包括铜炮、榴弹炮、毛瑟枪、连珠枪,侦查武器和战舰模型三类。

在现代国家正常外交交往中,赠送的国礼多是象征和平和友好的东西,很少有赠送武器的。在中国文化中,武器代表着凶恶,是不祥之兆。但马戛尔尼出使中国,在所带来的礼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代表着英国“硬实力”的先进武器,这不是一种炫耀,一种外交谈判中的震慑,这一点很少有人注意到。从马戛尔尼带来的武器装备类礼品中,刀剑、枪炮和战舰是英国人展示的重点。如马戛尔尼提议由英国随行人员实际操练前膛燧发火枪、卡宾枪和连发手枪等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热武器,显示其威力。马戛尔尼这样做,是因为他看到了清兵大部分仍在使用冷兵器,不排除他有想展现英国军力的心理。但陪同英使的清朝官员福康安对此不屑一顾,回答道:“看也可,不看也可,这种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sup>[3]111</sup>福康安的这种态度让英国使臣甚是郁闷,最终尽管英国人在圆明园公开进行火器试射,却未引起朝野的较大反响。

在军队侦查武器装备方面,欧洲军队已经普遍使用热气球。在两军对垒时,飘扬在空中的热气球可以一览对阵双方的布阵情况。而当时的中国军队对此罕见物闻所未闻。马戛尔尼带来的热气球,在欧洲也不过发明使用十年,是能代表当时欧洲先进技术的。但当马戛尔尼提出在乾隆面前演示一次热气球载人升空的盛况时,想不到乾隆身边的重臣和坤却直接拒绝,理由是绝不允许任何人凌驾于当今皇帝的头上。两种心态,两种文化,在互相碰撞之间是何等的迥异。

在英国使团赠送乾隆的礼品中引人注目的是一艘英国当时最新战列舰“君主号”模型。该舰有“海上霸主”之称,有110门火炮,充分体现了英国海军的实力。此外,英国使团来华时乘坐的“狮子”号战舰,也是英国海军现役的主力舰。在英国开拓殖民地过程中,军舰和大炮是急先锋,而马戛尔尼出访中

国,英国却派出军舰来华,其隐喻意义显而易见。然而对于马戛尔尼们的心理隐喻,大清君臣们却没有意识到。

其次,赢得乾隆皇帝欢心的礼品,主要体现在英国乃至欧洲科技成就的科学仪器类礼品上。

天文仪器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国礼的重点部分,在他们看来,中国人非常重视天文,因此代表英国先进科技成就的天文仪器一定会受到中国君臣的青睐。此类天文仪器包括天体运行仪、大型太阳系仪、天球仪、地球仪、月相演示仪、察看天气阴晴仪等。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件大型天体运行仪,至少包括太阳系运转模型等。

马戛尔尼使团人数达数百人,很大一部分人员是技术工人,就是负责安装这些庞大的科学仪器和调试仪器的工人。在他们的观念中,中国人不具有安装和使用这些仪器的能力,即斯当东所言“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上是落后于欧洲的”,这些技术工作必须由他们自己安装调试,才能达到使用和观赏的效果,才能达到展示英国科技成就的目的和引起乾隆君臣的兴趣。天文仪器大多不适宜摆放在室内,故马戛尔尼使团从天津港登陆后,这些仪器就被运到北京,安设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内,并由马戛尔尼使团随行的技术人员负责安装调试上弦等工作。马戛尔尼带来的太阳系行星演示仪,能够准确地模仿太阳系天体的各种运动,如“地球的运行;月球绕地球的离心的运行;太阳及其周围行星的运行;欧洲人所称的木星,面上带有光环,有4个卫星围绕着它转;土星及其光环和卫星;以及日月星辰的全蚀或偏蚀,行星的交会或相冲等等现象”<sup>[3]248-249</sup>。

光学仪器类展示的是当时英国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的突出成就。光学仪器主要有帕克透镜(即凸透镜)和赫歇耳反射式望远镜。据史料记载,乾隆从避暑山庄回京后,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在圆明园给乾隆展示帕克透镜时,利用太阳光将一枚中国铜钱熔化掉。赫歇耳反射式望远镜是对牛顿反射式望远镜的改良。康熙时期,俄国就向康熙赠送过牛顿式反射望远镜。因此,在英国使团来华之前,牛顿式反射望远镜在清宫并不罕见,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赫歇耳反射式望远镜在中国是首次出现,但乾隆君臣不会耐心地辨别二者的不同,在他们看来这都是欧洲人制造的望远镜而已。

还有一些其他的科学仪器,如气压计、水文计、气象气温计、风力风向计等。这些科学仪器可以直接服务生活生产,并间接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但清

朝君臣对这些科学仪器不屑一顾,却不料这些正是英国殖民开拓所使用的工具。

最后,激起中国人购买英国产品的欲望,体现在与日常生活关联紧密的工业新产品上。

纺织设备和蒸汽机设备代表着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就,这也是英国人引以为豪的科学技术产品。马戛尔尼使团带来了纺织机器、蒸汽机模型、滚动印刷机等。这些新的生产设备及其模型,包括瓦特型改良蒸汽机和珍妮纺纱机,它们都是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发明,都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除了新式机器,马戛尔尼还带来了英国出产的各种羊毛、棉织品和钢铁制成品,表面上是用以展现英国发达的工业技术,实则是向中国人展示新的生活消费产品,为之后英国工业制品进入中国市场广而告之。

在马戛尔尼来华之前,中英之间从未有过官方层面的交往,双方对彼此的认知几乎都是道听途说或者阅读他国的著作而得知,“破冰”可以说是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目的之一。在18世纪传媒技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让中国人了解英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马戛尔尼们为此颇费心思,其真实的用意在于通过礼品展示大英帝国的富足强盛,以此引起乾隆君臣的重视和羡慕。

## 二、乾隆君臣对英国礼品的反应

对于首次访华的国礼,英国方面可谓下足了功夫。他们很期待这590余件反映18世纪英国科学技术、生产生活、文化艺术诸领域最具代表性成就的礼品,能在中国产生轰动效应,让古老的东方之国羡慕和仰望英国文明,同时也为之后向大清政府提出更多的条件打下基础。可以说,乾隆君臣对英国使团和英国国礼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此次外交活动的成败。

从已有的文献和研究成果来看,乾隆皇帝对英国使团不远万里来华还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大清君臣早就习惯了“万国来朝”的对外交往模式,不管是周边的小国,还是万里之外的欧洲国家,在乾隆看来,都是羡慕中华文化来朝贡的落后国家,这种高高在上的“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注定不会对来华“朝贡”的英国使团另眼相看。对于这些礼物,乾隆皇帝开始也是抱着好奇的心理,一再催促有关官员将英国使团携带礼物清单呈上。在看到英国使团礼物清单后,乾隆皇帝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

一是对英国使团的定性。1793年8月6日乾隆接到征瑞等呈送的“英吉利贡单”后,对“贡单”中“遣钦差来朝”等提法提出批评,并在同一份上谕中要求更正:“又阅单内有遣钦差来朝等语。该国遣使入贡,安得谓之钦差,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臣之词,原不必与之计较,但恐照料委员人等识见卑鄙,不知轻重,亦称该使为钦差,此大不可。着征瑞预为饬知,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sup>[7]563</sup>很显然,乾隆皇帝对把马戛尔尼使团定为“钦差”颇为不满,要求将“钦差”改为“贡使”。同一天,军机处又发上谕,除了重申必须把“钦差”改为“贡使”外,还解释了其中的原因:“此项贡单称使臣为钦差,自系该国通事或雇觅指引海道人等,见中国所派出差大臣俱称钦差,因而仿效称谓,此时原不值与之计较,但流传日久,几以英吉利与天朝均敌,于体制殊有关系,徵瑞等不可不知也。”<sup>[8]</sup>面对乾隆的不满,征瑞在另一道奏折中说明了对礼品清单的修改:“再该贡使自海口进来,内地官民无不指为红毛贡使,并无称为钦差者,其贡单抄存底稿亦俱改正,外间并未流传。”<sup>[7]368</sup>既然“钦差”改为“贡使”,那么“礼品”也就成了“贡品”,这才符合中国的朝贡体制。这是清朝最高统治者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性质的认定。

既然把马戛尔尼访华定性为天朝体制下的藩属国或异邦的朝贡,那么马戛尔尼追求的中英两国平等的外交关系也就不可能实现。在乾隆眼里,万里之外的英国,不过是蕞尔小国,派使臣来中国贺寿,擅自以“钦差”自居,将“贡品”改为“礼品”,企图与天朝抗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在他们眼里,根本没有把“天朝”放在眼里,这不正是“夷性见小”“张大其词”的一种表现吗?

二是对英国礼品的评价。从开始接触英国使团的礼物清单用语开始,乾隆帝心里就有一种不满。在看到英国使团礼物清单以及附属的文字说明后,乾隆对英国使团带来的礼物有了大致的判断:“阅译出单内所载物件,俱不免张大其词。此盖由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如此明白谕,庶该使臣等不敢居奇自炫,是亦驾驭远人之道。”<sup>[7]39-40</sup>

这道上谕已经明白无误地道出了乾隆对英国国礼的看法,尤其是一些用词完全道出了乾隆对英国使团带来的国礼的态度。对于马戛尔尼精心挑选的代表英国和欧洲最新科技成就和文化艺术的作品,

以及高档消费品,他认为不过是“张大其词”;对英国人自以为骄傲的机器制造和先进武器,不过是“由夷性见小,自为独得之秘,以夸炫其制造之精奇”。再说英国人所带来的天文仪器、望远镜之类,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天朝原亦有之”。

在这道上谕中,乾隆用红笔删去了“即使尔国所进对象十分精巧”一句话,清楚地表达了乾隆不承认或者不愿意承认英国送的礼物精巧,言外之意就是,英国人带来的礼物,中国早就存在,所以英国人也就没有必要在中国人面前“居奇自炫”。

在马戛尔尼使团离开中国后,乾隆作《红毛英吉利国王差使臣玛嘎尔尼等奉表贡至诗以志事》的诗作:“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吉利今效苾诚。竖亥横章输近步,祖功宗德逮远瀛。视如常却心嘉焉,不贵异听物翊精。怀远薄来而厚往,衷深保泰以持盈。”在自撰的按语中更是对马戛尔尼使团的礼品做了官方定性:“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布蜡尼大利翁一座,效法天地运转,测量日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张大其词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朕以该国遣使远涉重洋,慕化祝釐,是皆祖功宗德重熙累洽所致,惟当益深谨凜。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sup>[9]</sup>这种带有公开蔑视的态度,目的在于告诉国人,英国人口中的“奇异之物”,在我们看来,“只觉视等平常耳”,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也无须在中国人面前夸炫和矜傲。很显然,乾隆在此借评价这些礼物来批评英国人的傲慢和无礼,也是借此对马戛尔尼觐见乾隆时发生的“跪拜之礼”的诠释。

其实除了乾隆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有意贬低英国使团的礼物外,在真实的场域,尤其是中国人接触到这些先进仪器后,还是或多或少感觉到马戛尔尼使团的礼品和以往其他国家进贡的物品有着明显区别,“英吉利国系初次进贡,且贡物甚多,非缅甸之常年入贡土仪者可比”<sup>[7]95</sup>。这是马戛尔尼使华在礼品上留给中国方面的最初印象。以后在运输、安装、使用这些礼品的过程中,中方工匠与英方技术人员不断接触,“贡物甚大又极细巧”<sup>[7]112</sup>的看法越来越得到强化。甚至到后来,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的重要礼物确定安置地点,这些礼物的最终价值和意义才得到人们的认可。不过这些马戛尔尼们是看不到了。

此外,最能体现乾隆君臣对英国国礼态度的还是英国使团成员的直接感受。在马戛尔尼购置这些

礼物时,其目的是让中国皇帝感兴趣,让中国人震撼,并为以后中国人使用购买这些产品广而告之,愿望是美好的,现实却很残酷。在英国使团成员的记载中,当中国人看到这些礼品时并没有表现出无比艳羡的神情和充满惊奇的眼光,中国人对礼品并没有表现出英国人期待的那么感兴趣。马戛尔尼在乾隆皇帝参观礼品第二天的日记中记载:“各种礼物中,华人视之并不称异。”<sup>[10]143</sup>“无论乾隆本人,还是他身边的人,对这些东西都没有好奇心。”“北京的官员对此没有显出什么兴趣,没有一个人关注水压、光学原理、透视法、电气等等,尽管他们好几个人曾看到排气机、电动机、望远镜、幻灯、戏箱。总之,可以说前来参观球仪、太阳系仪、气压计和圆明园安装的吊烛灯架的大人们,都漠然视之,好像这些都十分寻常,没有什么稀奇。”<sup>[11]67</sup>

为什么英国使团成员会有这样的观感,首先在于他们过于自大。在马戛尔尼的认知中,“至于科学,中国肯定远远落后于欧洲,他们仅具备非常有限的数学和天文学知识”<sup>[11]65</sup>。因此他自以为经过自己精挑细选代表英国乃至欧洲的最新科学技术产品和工业产品,一定会让中国人感到震惊,如他在澳门从东印度公司一位职员手中购买了一台望远镜,自认为“我们在北京将不会遇上任何对手,不会有什么相近的器材出现”<sup>[12]69</sup>。其次,他对清宫西洋藏品并不清楚,对乾隆了解西方的情况一无所知。他不知道,在英国人来北京之前,西洋的很多科学仪器已经进入中国。马戛尔尼并不清楚,像天文仪器、音乐、钟表之类的西洋器物,在清朝皇宫并不鲜见。在英国使团成员了解和参观清宫收藏的西洋器物之后,他们也意识到此次带来的所谓的英国最新科技产品,对中国人来说之前已经有所接触,想通过礼品来击溃中国人自大的心理防线,为之后的谈判增加筹码,已无可能。就连马戛尔尼在日记中也有这样的感慨:“这些(宫殿和庭阁)全都以最豪华的方式来装饰。”“有着各种各样欧洲的玩意和器材,球仪、七政仪、钟表和音乐自动仪器,工艺是这样的精巧,数量是这么多,我们的礼物马上会被比下去,面目无光了。”<sup>[12]125</sup>面对乾隆君臣对英国带来的科学技术产品的漠视,甚至乾隆在观看气泵等礼品时,讥讽这些礼品“只配供儿童玩乐之用”<sup>[13]</sup>,英国人感到脸面无光。就连使团成员巴洛在看到和珅用英国人赠送的极为珍视的大透镜点燃烟枪,难掩心中的不忿,说:“他们[中国人]完全没有能力欣赏艺术和科学上任何伟大或最好的东西。”<sup>[14]</sup>为了掩饰自己心中

的不快,使团的成员们用“中国,普遍地无知,中国人是极其顽固”<sup>[15]</sup>等语言来为自己辩解。

以豪华礼品为敲门砖的英国使团,怎么也不会想到,代表英国科技成就和工业文明的礼品,并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那样既展示英国的强大,又让中国人仰慕并愿意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目的,这些礼品在乾隆眼中却落得“夷性见小”“张大其词”的评价。不过,乾隆君臣对英使的礼品并不是一味地贬低,如马戛尔尼使团归国后不久,欧洲另一个国家荷兰派使团来到北京,乾隆通过两国礼品的比较,还是对两国礼品价值高下有一定的认识:“将此次荷兰国呈准贡单与上次英吉利国所单开各件详细比较,查英吉利国所进大仪器共有六件,此次荷兰国止有乐钟一对、金表四对,其余羽缎大呢等项为数均不及英吉利国所进十之一二。至荷兰国贡单内所开檀香油丁香油等物,并非贵重之物,亦并以凑数呈进,较之英吉利国所进物件,实属悬殊。”<sup>[7]</sup><sup>202</sup>可以说,英国使团的遭遇并不在于英国礼物的多寡和价值高低,而是触及文化和国格问题。这一点佩雷菲特在《停滞的帝国》一书中一语道出玄机:“这种傲慢的态度却导致了谋杀:‘没有比违反他人的习俗礼仪更得罪人的事了,因为这总是蔑视他人的一种标志。’”<sup>[16]</sup>前有英国人礼仪上的傲慢,后有英国人对清宫收藏西洋器物的不了解,自然导致乾隆表现出对英国礼物的不屑。

### 三、乾隆回赠英国使团礼物及英使在华待遇

马戛尔尼使团带着丰厚的礼物和美好的愿望出访中国,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马戛尔尼出访前希望解决的诸如中英贸易限于广州一口、广州行商对贸易的垄断、英人在法律上不能享受“平等对待”等问题,以及谋求清政府增开贸易口岸、租借小岛作为英人建立商站并享有治外法权的居留地等愿望<sup>[17]</sup>,也因乾隆拒绝谈判而宣告失败。

但作为外交活动,不管英国人希望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还是清政府坚持的朝贡体系,并没有因为清政府拒绝马戛尔尼的外交谈判而使得这次外交活动彻底失败。礼尚往来,乾隆虽然令马戛尔尼使团离开中国,在英国使团离开中国前,乾隆依然像对待其他朝贡国家那样,赏赐给英国使团大量礼物,也算是外交有来有往的惯例。

首先,清朝回赠英国使团丰厚的礼品。马戛尔

尼使团来访时,携带的礼物达 19 大宗,590 件,价值 15610 英镑。作为“礼仪之邦”,在英国使团访华期间和离开中国时,乾隆帝以“赏赐”的名义回赠了相当丰厚的礼品。据有关研究成果统计,乾隆以各种名义赏赐给英国使团的礼品达 130 种,3000 余件,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比较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前欧洲一些国家如俄国、荷兰使华所带的礼品以及清廷回赠的礼品清单,我们可以发现,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团所带来的丰厚的礼品还是相当满意,因此在回赠英使礼品时也是无比丰厚,这也是中英首次外交往来的一种平等礼遇。

根据清朝宫廷档案载,在英国使团访华期间,乾隆以“赏赐”名义回赠给英国使团的物品名目繁多,既有“常赏”“加赏”“随敕书”“瞻谨日赏”名目,也有“听戏日赏”等名目。赏赐的物品包括珐琅器、玉器、瓷器、丝织品、漆器、御笔书画、葫芦器、竹器、纸张、墨、扇子以及香袋、香饼、食品等,其中食品有普洱茶、六安茶、武夷茶、茶膏、柿霜、哈密瓜干、香瓜干、藕粉、莲子、藏糖<sup>[18]</sup>。这些“赏赐”的礼品都成为英国皇室的重要收藏,有的保存至今。相较于英国使团访华所带的礼品清单,乾隆帝回赠英国使团的礼品尽管种类繁多,但一直没有跳出清朝传统的赏赐外国礼物的范畴,虽然在数量和种类上与回赠俄国、荷兰等国有明显的差别,但基本种类仍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在探讨乾隆回赠英国国王礼品清单时,我们再罗列一些同时期清朝帝王回赠其他国家使臣的礼物,或许更能说明问题。雍正七年(1729)和八年,为祝贺沙皇彼得二世和女皇安娜·伊万诺芙娜登基,雍正分别派出了托时和德新两个使团出使俄国。其中托时使团给沙皇的礼品包括带金鞘的宝剑一把、锦缎、瓷器等,共装在 18 只漆木箱和匣子内<sup>[19]</sup><sup>204</sup>。德新使团的礼品包括石制器皿、瓷器、革制器皿、漆器、玻璃器、书房用木器数件、小桌数张、首饰匣数个、香袋数个、各色缎料 40 匹,共装了 19 个箱子<sup>[19]</sup><sup>231</sup>。

乾隆五十九年(1794),荷兰祝寿使团返回时,乾隆回赠的礼品包括各类丝织品和银 300 两。其中 300 两白银折给玉器二件。还“加赏”荷兰国王玉如意一柄、绸缎 55 匹。“特赏”国王御笔福字一幅、龙纹缎、漳绒、玉器、珐琅器、漆器、瓷器、竹器<sup>[20]</sup>。

通过比较清帝回赠其他国家的礼物清单,我们不难发现,所选择的礼品大致三类:一是中国传统技术产品,如丝织品、瓷器、漆器等;二是代表中国最高

工艺成就的手工制品;三是日常生活日用必需品。

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回赠给英国女王的礼品类型没有超出中国传统的外交范围,基本上是传统技术产品、手工制品和生活必需品,唯一有区别的是茶叶占了一定的份额,这也许与中英茶叶贸易兴盛、英国人爱喝茶的习俗有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回赠给英国女王的礼品在各国中最多。

从英使团所带的国礼和乾隆回赠的礼品所折射出的观念和心理诉求可以看出两国交往的认识差异。英国使团想以现代国与国关系,借助精心准备的礼品达到其出使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目的,而中国恪守传统的朝贡思维,依然以传统的朝贡体系对待两国关系。隔阂与鸿沟的出现不可避免。

其次,清朝给与马戛尔尼使团较高的外交礼遇。在国与国的交往过程中,国礼的多寡是体现外交重视程度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从某种程度上讲外交活动能否顺利开展,国礼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外交接待礼仪问题也是衡量外交活动能否顺利进行的一个关键因素。马戛尔尼访华过程中,清朝的接待礼仪和规模态度也能反映出一些问题。

对英国首次派遣使团访华,最初乾隆还是相当重视和欢迎的,“乾隆皇帝亦以为己身克享遐龄,以古稀天子之身,至政幕将闭之候。而犹得一远国如吾英吉利者,使使万里东来,共敦睦谊,则其毕生之威名荣誉,至是而益增矣。因通令全国各海口,凡有吾英皇帝陛下所属之船只抵埠者,当以至敬之仪节迎接云”<sup>[10]2</sup>。乾隆也意识到,此次英国使团来华“朝贡”,和原来的藩属国朝贡有明显的不同,因此在接待规格和礼仪上也提出明显的要求:“此次英咭喇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sup>[21]</sup>在接待英国使团的标准上,显然乾隆已把英国使团和清朝周边的小国缅甸和安南区别开了,给予了英国使团比较高的接待规格。在接待英国使团礼仪上,除赏赐大量的礼品外,就是接待规模和方式的变化,其中观剧成为外事活动中很重要的一环。

在明清时期,每逢重大的节庆活动和外事活动,宫廷举行戏曲表演是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尤其在乾隆时期,在接待国外使团时上演伎剧已经被作为招待使节的额外礼遇,这些具有礼乐性质的伎剧统称为承应戏。乾隆十八年,为招待葡萄牙使臣巴哲格,就在宫中上演承应戏和杂技,但能像马戛尔尼这样

享受殊荣的外国使臣却不多见,可见乾隆对英国使团的重视。在马戛尔尼日记中,就记载了在热河参加乾隆万寿庆典时观看承应戏演出的情形:9月17日,马戛尔尼等人在陪伴官员的陪同下观看了傀儡戏和西洋喜剧,“未几,又至一处,见广厅之中建一剧场,场中方演傀儡之剧,其形式与演法颇类英国之傀儡戏”,“傀儡戏之外,有西洋喜剧一折。其中主要角色乃本其夫妇及彭迪米阿、史加拉毛克四人所扮。据云此项傀儡戏,本系宫眷等特备之游戏品,向来不轻易演与宫外人员观看。此次华官因余到廷叩祝之故,请于皇帝,皇帝特颁恩典,始许送至宫外一演”<sup>[10]121</sup>。在皇宫上演傀儡戏,在前代节庆中已有之,但用于接待外国使节并非常制,马戛尔尼当日所看之傀儡戏,应为内廷所常演的剧目,供皇帝和嫔妃欣赏,一般很少有外人得见其貌,更别说外国使臣。看来此举乃乾隆为示恩英使而特设的礼遇。9月18日,马戛尔尼得到准许,进入宫中拜谒乾隆,乾隆同样以戏剧演出招待英国使臣,“先是余得华官通告,谓皇帝万寿之庆祝典礼,虽已于昨日举行,而今日宫中尚有戏剧及各种娱乐之品为皇帝上寿,皇帝亦备有珍品多种,亲赐群臣,且将以礼物赠诸贵使,贵使可于晨间进宫,一观其盛”。“场中所演各戏时时变更,有戏剧,有悲剧,虽属接演不停,而情节并不连贯。”“至最后一折则为大神怪戏,不特情节诙诡颇堪寓目,即就理想而论,亦可当出人意料之誉,盖所演者为大地与海洋结婚之故事。”<sup>[10]124-125</sup>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提到的“大神怪戏”,就是为专门招待马戛尔尼使团编排的《四海升平》,由此可见清廷在招待英使方面的真实用意。

为接待英使而上演的《四海升平》,不仅参演角色众多,切末道具繁复,而且场面相当热闹、华丽。故事并不复杂,但通篇贯穿的核心思想是颂圣、祝寿。但为了凸显马戛尔尼使团朝贡的重要性,对剧情特进行了一些改编,改编的部分主要体现在开场文昌帝君的念白中:“恭惟圣天子,至仁至孝,尽物尽伦。丕著文德武功之骏业,万邦共仰勋华;诞敷经天纬地之鸿猷,四海咸孚声教。仁风远被于八荒,惠泽覃敷于四极,天无疾风淫雨,海不扬波。故有暎咭喇国,仰慕皇仁,专心朝贡。其国较之越裳,远隔数倍,或行数载,难抵中华。此番朝贡,自新正月启舶登程,六月已抵京畿矣。此皆圣天子仁德格天,所以万灵效顺。非有神灵护送而行,安能如此迅速!载之史册,诚为亘古未有之盛世也。”<sup>[22]</sup>

清廷用高规格的观剧礼仪来招待英使,无非是

想表明英国派使节来华“朝贡”，是出于仰慕中华文明，并以此证明乾隆盛世的亘古未有。《四海升平》传达的和强调的正是中国传统的“来朝—进表—赐宴—赏赏—遣还”的觐见过程和心理诉求。

马夏尔尼等人来华，既面临语言方面的障碍，又有文化方面的巨大隔膜。当他们欣然受邀观看折子戏——《四海升平》时，剧中的文昌帝君、众天神等，被马夏尔尼们误读为大地与海洋的婚礼。如此隔膜，又怎能期待双方擦出火花呢？

## 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英首次官方正式的外交活动，由于各自心理期待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发展走向。英国希望通过谈判达到自己政治和经济上的诉求，而清朝按照固有的朝贡体制对待英国使团。文化认知的差异悬殊，又怎能期待取得双方都满意的成果。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用这句话比喻现代国家之间的关系一点也不为过，单纯的没有利益往来的国际关系，并不符合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原则。为了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外交交往中互赠礼品是最常见的一种行为，它既可以增进亲密感，也可以让对方感受到心理上的尊重，因此外交国礼在外交活动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但国礼能否起到外交作用，也与赠予方和接收方的心态有极大关系。通过中英双方外交礼品的赠送与回赠可以传递出一些信息，这些信息从另外角度解析了英国首次访华失败的原因。

首先，作为首次访华的英国使团，深知“礼物所代表的意义远比礼物本身更足珍贵”，期望通过能够代表英国财富和实力的礼品，在中国皇帝和中国人面前彰显其国家尊严和荣耀，进而达到与中国政府平等谈判，使中国开放市场，让英国产品在中国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使英国获取更大的利益。在他们看来，礼品表达的不过是尊重和敬意，是增进双方相互了解、完成外交使命的工具，但礼品的更深含义表达的是英国政治、经贸和文化方面的诉求。同样对中国回赠给英国国王和使臣的礼品，马夏尔尼们也没有过度的解读，只是把它看作是对方的礼节性赠予，不存在高贵低贱之分。礼品不过是一种达成目的的手段。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让他们在进入中国后表现出某些傲慢和自大，自以为所带来的产品会让中国人震惊，殊不知乾隆君臣对英国的

礼品整体上并没有表现出让英国感到欣慰的惊讶。反倒是英国使团的闭塞和不了解，让这些代表西方科技成就的礼品并没有起到他们期许的作用。

其次，作为礼品接收方的乾隆君臣，对英国使团庞大丰富的外交礼品，并没有给予特别的重视，在接待英国使节和接受礼品上基本没有跨越中国传统朝贡外交体系范畴。在乾隆君臣看来，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强大的国家，像吸盘一样吸引着各国使臣的到来。他们向中国皇帝呈献的不是一般意义上代表自己国家特色的礼品，而是“贡品”。中国皇帝给以丰厚的回赠，也不是单纯的礼节性赠予，而是作为对近来朝贡者的轸念和赏赐，赏赐物品的选择显示出皇帝对朝贡者的认识程度。礼品亦即贡品，贡品的送达意味着使节的使命已经结束，不可能通过礼品的赠送延伸出其他想法。

两种不同的文化认知，差异巨大，导致这次外交活动并非中英两国所愿。其实对于英国来说，或许是失败，因为他们希望通过这次外交活动，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叩开中国的大门，达到英国利益的最大化，精心准备的礼品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他们引以为傲的代表英国“实力”和“财富”的礼品，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还因为不尊重中国传统习惯和外交礼仪而被乾隆勒令归国。文化认知不同导致心理期许不同，这次对话的努力也付诸东流。

### 注释

- ①此类观点主要见阿兰·佩雷菲特著、王国卿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18世纪的外交与中国命运》，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等。②此类观点主要见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夏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等。③此类观点主要见王开玺：《清代的外交礼仪之争与文化传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刘凤云：《论十八世纪中英通使的礼节冲突》，《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等。④此类观点主要见郭福祥：《马夏尔尼使团送乾隆英国科技文物的近代史意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2期；丁水娟：《礼品·贡品：马夏尔尼使华与中西文化碰撞》，《长江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刘玉：《马夏尔尼使团来华礼品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2年。⑤此处数字和货币转换，借鉴了吴义雄的论文《英国东印度公司与马夏尔尼使华》，《中山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

### 参考文献

- [1] 钱乘旦. 英国通史: 第4卷[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6: 173.  
[2] Earl H P. The Crucial Years of Early Anglo-Chinese Relations: 1750—1800[M]. 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0: 391, 395.  
[3] 斯当东.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M]. 叶笃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4] 王开玺. 清史实录[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8: 237.

- [5] George Macartney to Henry Dundas; IOR G12/91 [A].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792-01-23.
- [6] 郭福祥. 马戛尔尼使团送乾隆英国科技文物的近代史意义[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 2019(2): 116-131.
-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M].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
- [8] 上海书店出版社. 清代档案史料选编; 3[M]. 上海: 上海书店, 2010: 635.
- [9] 弘历. 御制诗五集; 卷 84[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 [10] 马戛尔尼. 1793 乾隆英使觐见记[M]. 刘半农,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8.
- [11] 马戛尔尼, 巴罗. 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M]. 何高济, 何毓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 [12] Cranmer-Byng J L. George Macartney,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M]. London: Longmans, 1962.
- [13] William Jardine Proudfoot. Biographical Memoir of James Dinwiddie: Astronomer in the British Embassy to China, 1792[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53.
- [14] Barrow J. Travels in China, Containing Descriptions, Observations, and Comparisons, Made and Collected in the Course of a Short Residence at the Imperial Palace of Yuen-Min-Yuen, and On A Subsequent Journey Through the Country From Peking to Canton[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343.
- [15] 安德森. 英使访华录[M]. 费振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3: 153.
- [16] 佩雷菲特. 停滞的两国: 两个世界的碰撞[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3.
- [17] Instructions from Mr. Dundas to Viscount Macartney; IOR, G12/91 [A].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792-09-08.
- [1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乾隆朝上谕档; 第 17 册[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54-359.
- [19] 卡缅斯基. 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 1619-1792[M]. 中国人民大学俄语教研室,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20]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乾隆朝上谕档; 第 18 册[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76-378.
- [2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天津市档案馆, 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 清代长芦盐务档案史料选编[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4: 187.
- [22] 张荣. 故宫博物院藏清宫南府升平署戏本; 第 19 册[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16.

## The Macartney Embassy's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 in Presenting Gifts to Emperor Qianlong and Sino-British Cultural Differences

Peng Yong      Zheng Hanyu

**Abstract:** Led by Macartney, the British embassy's visit to China in 1793 wa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events in Sino-British exchanges, exerting a profound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It not onl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in the 19th century, but also was one of the key even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image in Europe. The British embassy brought the gifts they were proud of to Emperor Qianlong to demonstrate the power of Britain, aiming to overwhelm the Emperor Qianlong and his ministers psychologically and add leverage to the subsequent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and the access to the Chinese market. However, the positioning of the British embassy by the Emperor Qianlong and his ministers, their assessment of the British gifts, and the direct experiences of the British embassy in China, all highlighted the divergence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s incorporation of the British embassy into its established "tributary" diplomatic model and the European treaty-based diplomatic system that the British embassy had hoped for. The differences in expressions between "gifts" and "tribute", as well as "imperial envoys" and "tribute envoys", also showe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s traditional tributary system and the Western treaty-based diplomatic system. Furthermore, the Qing court's reception standards and reciprocal diplomatic gifts to the British embassy reflected the collision between the Qing Dynasty's traditional diplomatic etiquette procedures and the concept of diplomatic gifts and the British idea of diplomacy serving politics and economy.

**Key words:** Macartney embassy; gifts; psychological expectations; Sino-British exchanges

责任编辑: 王 轲